曲洧舊聞/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曲洧舊聞

◀上一卷

卷五

下一卷▶

本朝《九域志》，自大中祥符六年修定。至熙寧八年，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，自大中祥符至今六十年，州縣有廢置，名號有改易，等第有升降，兼所載古跡有出於俚俗不經者，乞選有地理學者重修之。乃命趙彥若、曾肇就秘省置局，刪定今世所刊者是也。崇寧末，詔置局編修，前後所差官不少，然竟不能成。

晁端稟大受，少以知人則百僚，任職為開封府解頭。大受為文敏而工，於王禹玉為表侄。禹玉內集酒數行，而歐公謝致仕啟事至，禹玉發緘看，稱美不已，謂大受曰：「須以一啟答之，此題目甚好，非九哥不能作也。」大受略不辭，讓酒罷，方啜茶，啟已成矣。禹玉驚其速，雖誇於座人，而意終不樂。

章子厚與晁秘監美叔同生乙亥年，同榜及第，又同為館職，常以三同相呼。元祐間，子厚有詩云：三同晁秘監，乃謂此也。然紹聖初，子厚作相，美叔見其施設大與在金山時所言背違，因進謁力諫之，子厚怒，黜為陜守，美叔謂所親曰：「三同，百不同矣。」

章惇被謫，錢勰草詞云：硜硜無大臣之體，鞅鞅非少主之臣。章甚銜之。紹聖初，召拜首臺，翰林承旨曾布子宣草麻，暨庭宣，有「赤舄幾幾對南山岩岩」之語在庭。士大夫相語云：「今則幾幾、岩岩，奈何硜硜、鞅鞅乎？」未幾，錢自吏部尚書貶知池州。

秦少遊自郴州再編管橫州，道過桂州秦城鋪。有一舉子，紹聖某年省試下第歸至此，見少遊南行事，遂題一詩於壁曰：「我為無名抵死求，有名為累子還憂。南來處處佳山水，隨分歸休得自由。」至是少遊讀之，淚涕雨集。徽宗踐祚，流人皆牽復，而少遊竟死貶所，豈非命耶？

朝廷初令諸路州軍創天慶觀，別建聖祖殿。張文懿公時為廣東路都漕，請曰：「臣所部，皆窮困，乞以最上律院改充。」詔許之，仍照諸路委監司、守臣親擇堪為天慶觀寺院，改額為之，不得因而生事。

劉道原自洛還盧阜，時過淮南，見晁美叔。美叔呼諸子拜之，道原曰：「諸郎皆秀異，必有成立，無為妖學，但自守家法，他日定有聞於世。妖學已為今日患，後三十年橫流，其患有不可勝言者。恕與公老矣，諸郎皆自見之，勿忘吾言。」

隆德府屯留縣王誥，字宣叔，少習文，應進士舉。以家貧，訓幼學為業，屢取鄉薦，而於省試輒不利。每赴省試，必夢胡僧姿狀雄偉，謂曰：「君此行徒勞耳，君骨相雖主有才，而不應得祿位，壽可過耳順外，是非余所知也。」年五十餘，又將赴省試。夢前僧相賀曰：「君是舉必登第無疑矣。」夢中詰之，曰：「師向語我不當得祿位，今乃云登第，何也？」僧曰：「以君教導童子，用心篤志，不負其父母所托，為有陰德，故天益君算，而報君以祿位。」因引至一官府，指庭下所陳古樂器，曰：「君姑記之，異時當自悟也。」厥後亦數有夢，但其僧不復見，而所陳樂器如初。時蜀公方獻新樂，詔於延和殿按試，誥意廷試必問樂，凡古今樂事，無不經意者。逮試日，所試賦題乃「樂調四時和」也，是歲始預正奏名，遂於馬涓榜下賜第，曆官數任，以奉議郎致仕，年七十有七，卒於家。潞人能言此事者甚多，因為記之。

曾明仲治郡，善用耳目，於跡盜尤有法。潞公過鄭，失金唾壺，明仲見公於驛中，公言其事，明仲呼孔目，附耳囑付之。既去，不食頃，已擒偷唾壺人來矣。潞公歸朝，大稱賞之。

劉道原日記萬言，終身不忘。壯輿亦能記五六千字，壯輿之子所記才三千字，晁以道戲壯輿曰：「更兩世，當與我相似。」

東坡嘗謂劉壯輿曰：「《三國志》注中好事甚多，道原欲修之而不果，君不可辭也。」

壯輿曰：「端明曷不為之？」東坡曰：「某雖工於語言，也不是當行家。」

東坡自黃徙汝，過金陵，荊公野服乘驢謁於舟次。東坡不冠而迎，揖曰：「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。」荊公笑曰：「禮豈為我輩設哉？」東坡曰：「軾亦自知相公門下用軾不著。」荊公無語，乃相招遊蔣山。在方丈飲茶次，公指案上大硯曰：「可集古人詩聯句賦此硯。」東坡應聲曰：「軾請先道一句。」因大唱曰： 「巧匠斫山骨。」荊公沉思良久，無以續之，乃起曰：「且趁此好天色，窮覽蔣山之勝，此非所急也。」田畫承君是日與一二客從後觀之，承君曰：「荊公尋常好以此困人，而門下士往往多辭以不能，不料東坡不可以此懾伏也。」承君，建中靖國間為大宗正丞，曾布欲用為提舉常平，以非其所素學，辭不受，士論美之。

東坡曰：郗超雖為桓溫腹心，以其父愔忠於王室，不令知之，將死，出一箱書付門生，曰：「本欲焚之，念父年尊，必以相傷為斃。我死後，若大損眠食，可呈此箱。不爾，便燒之。」愔後果哀悼成疾，門生依指呈之，悉與溫往返密計。乃大怒曰：「小子，死恨晚矣！」更不復哭。若方回者，可謂忠臣矣，當以石碏比。然超不謂之孝可乎，使超知君子之孝，則不從溫矣。東坡先生曰：「超小人之孝也。」

東坡在儋耳，因試筆，嘗自書云：吾始至南海，環視天水無際，淒然傷之，曰：「何時得出此島耶？」已而思之，天地在積水中，九州在大瀛海中，中國在少海中，有生孰不在島者。覆盆水於地，芥浮於水，蟻附於芥，茫然不知所濟。少焉，水涸。蟻即徑去，見其類出涕曰：「幾不復與子相見。」豈知俯仰之間，有方軌八達之路乎！念此可以一笑。戊寅九月十二日，與客飲薄酒，小醉，信筆書此紙。

東坡云：遇天色明暖，筆硯和暢，便宜作草書數紙，非獨以適吾意，亦使百年之後與我同病者有以發之也。張長史懷素得草書三昧，聖宋文物之盛，未有以嗣之，惟蔡君謨頗有法度，然而未放心，與東坡相上下耳。

東坡與客論食次，取紙一幅，書以示客云，爛蒸同州羊羔，灌以杏酪，食之以七不，以箸南都麥心麵作槐芽溫淘，糝襄邑抹豬，炊共城香粳，薦以蒸子鵝，吳興庖人斫松江鱠，既飽，以廬山玉簾泉烹曾坑鬥品茶。少焉，解衣仰臥，使人誦東坡先生《赤壁前後賦》，亦足以一笑也。東坡在儋耳，獨有二賦而已。

東坡至儋耳，見野花夾道，如芍藥而小，紅鮮可愛，樸故叢生。土人云：倒黏子花也，

結子如馬乳，爛紫可食，殊甘美，中有細核，並嚼之，瑟瑟有聲，亦頗澀。童兒食之，或大便難。葉背白如石韋狀，野人秋夏病痢，食其葉輒已。海南無柿，人取其皮，剝浸爛杵之得膠，以代柿漆，蓋愈於柿也。吾久苦小便白濁，近又大腑滑，百藥不瘥，取倒黏子嫩葉蒸之，焙燥為末。以酒糊丸，日吞二百餘。二腑皆平復，然後知其奇藥也。因名海漆，而私記之，貽好事君子。明年子熟，當取子研，濾酒為膏以劑，不復用糊矣。

東坡在海外，於元符二年春且盡，因試潘道人墨，取紙一幅，書曰：松之有利於世者甚博，松花脂、茯苓皆長生其節，煮之以釀酒，愈風痹、強腰足。其根皮，食之膚革香，久則香聞下風數十步外。其實，食之滋血髓，研為膏入漓酒中，則醇釅可飲。其明為燭，其煙為墨，其皮土蘚為艾，納聚諸香煙。其材產西北者至良，名黃松，堅韌冠百木。略數其用於世，凡十有一。不是閑居，不能究物理之精如此也。

東坡嘗語子過曰：「秦少遊、張文潛才識學問為當世第一，無能優劣二人者。少遊下筆精悍，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，能以筆傳之。然而氣韻雄拔、疏通秀朗，當推文潛。二人皆辱與予遊，同升而並黜，有自雷州來者，遞至少遊所惠書詩累幅。近居蠻夷，得此如在齊聞韶也，汝可記之，勿忘吾言。」

東坡因子過讀《南史》，臥而聽之，語過曰：「王僧虔居建康禁中裏馬糞巷，子孫賢實謙和，時人稱為馬糞諸王，為長者。東漢讚論李固，云視胡廣、趙戒如糞土，糞之穢也，一經僧虔，便為佳號，而以比胡、趙，則糞有時而不幸，汝可不知乎！」

東坡因與方士論內外丹，仍有所得，喜而曰：「白樂天作廬山草堂，蓋亦燒丹也。丹欲成而爐鼎敗，明日忠州除書到，乃知世間事不兩立也。僕有此志久矣，而終無成，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。今日真敗矣，《書》曰：民之所欲，天必從之。信而有徵，君輩為我誌之。」

東坡言，唐僧段和尚善彈琵琶，製道調。梁州國工康昆侖求之不得，後於元載子伯和處得女樂八人，以其半遺段，乃得之。予家舊有婢，亦善作此曲，音節皆妙，但不知道調所謂。今日讀《唐史．樂志》云：高宗以為李氏老子之後，故命樂工製道調，皆在海外語過者。

東坡云：今琵琶有獨彈，不合胡部諸調者曰某宮，多不可曉。《樂志》又云：涼州者，本西涼所獻也，其聲本宮調，有大遍、小遍。正元初，樂工康昆侖寓其聲於琵琶，奏於

玉宸殿，因號玉宸宮調。予嘗聞琵琶中作轢弦薄媚者，乃云是玉宸宮調也。

東坡言：唐初即用隋樂，武德九年，始詔祖孝、孫竇璡等定樂。初，隋用黃鐘，一宮惟擊七，鐘五懸而不擊，謂之啞鐘。張文收乃依古，斷竹數十二律，與孝孫等次調五鐘叩之而應，由是十二鐘皆用。至肅宗時，山東人魏延陵得律一，因李輔國奏云云，太常樂調皆下不合黃鐘，請悉別製諸鐘。帝以為然，乃悉取諸樂器磨剡之，二十五日而成。然以漢律考之，黃鐘乃太簇也，當時議者以為非是。唐自肅、代以後，政日急，民日困，俗日偷，以至於亡，以理推之，其所謂下者乃鐘聲也，悲夫！

東坡在儋耳，謂子過曰：「吾嘗告汝，我決不為海外人。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。」乃滌硯索紙筆，焚香曰：「果如吾言，寫吾平生所作八賦，當不脫誤一字。」既寫畢，讀之大喜，曰：「吾歸無疑矣。」後數日，而廉州之命至。八賦墨跡始在梁師成家，或云入禁中矣。

章粲質夫作《水龍吟》詠楊花，其命意用事清麗可喜，東坡和之，若豪放不入律呂。徐而視之，聲韻諧婉，便覺質夫詞有織繡工夫。晁叔用云：「東坡如毛嬙、西施，淨洗卻面與天下婦人鬥好，質夫豈可比耶？」

東坡性不忍事，嘗云如食中有蠅，吐之乃已。晁美叔每見以此為言。東坡云：「某被昭陵擢在賢科，一時魁舊往往為知已。上賜對便殿，有所開陳，悉蒙嘉納。已而章疏屢上，雖甚剴切，亦終不怒。使某不言，誰當言者。某之所慮，不過恐朝廷殺我耳。」美叔默然，東坡浩歎久之，曰：「朝廷若果見殺我，微命亦何足惜，祇是有一事，殺了我後好了你。」遂相與大笑而起〈（美叔名端彥）〉。

東坡之歿，士大夫及門人作祭文甚多，惟李存方叔文尤傳，如「道大不容、才高為累，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，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，識與不識，誰不盡傷，聞所未聞，吾將安放。」此數句，人無賢愚，皆能誦之。

溫公既薨於位，而元豐餘黨以先政撼搖宰執。劉莘老持兩端，獨微仲、子由奮不顧身，靡所依違。時韓川上言，云：「伏聞朝廷謂前日臣下罪惡，已賜施行，將降詔書，自今以前事狀，更不復問。戒敕言者，不許彈劾。得於傳聞，臣不敢信。」反覆開陳，累千百言，蓋疑莘老也。後三月，果有詔書，謂罪顯者已正，惡鉅者已斥，則宜蕩滌隱疵，闊略細故，一應今日以前事狀，一切不問。有司不得施行，川遂言張璪罪顯惡大，獨在

朝廷，而劉器之等交攻不已，因並言莘老，莘老久之亦求出。議者論微仲、子由非不慮後患也，為天下計當如此耳。

予嘗聞陳叔易與人言，韓川章疏崔臺符、楊伋、王孝先等元豐以後次第為大理卿，專視蔡確風旨，數年以來，鍛煉刑獄至二萬二千餘事，而訴理所才八百餘事，則知貧弱不能自訴，及流移死亡而無人為雪理者，皆在八百事之外也。紹聖、崇寧干進之臣，持此籍口，指為謗訕，而不推原。專視宰相風旨之人，上累裕陵，是以深刻固爵位者愈得志，而大臣為國者終以忌器，不可論列，小人一何幸哉！予在南平城，得元祐所編類臣僚章疏，而韓川一集在其中，其言臺符等所斷過刑獄數目，與當時所傳不差。

熙寧大臣以縉紳不附，多起大獄，以脅持上下，而蔡新州因是取臺輔。元祐間，置訴理所，專為新州之尚阝上誤裕陵。建中靖國元年，范致虛知紹述之說復行，引訴理為言，欲擊韓師樸而助曾子宣。師樸論其奸，自諫垣出為郢倅。既到任，謝表猶云云不已，其略云：豈十九年之睿斷，有八百件之冤刑。當時讀其表者，莫不知其必取好官，而惡其心術之險也。

此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